皇明馭倭錄

皇明馭倭錄卷之四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景泰元年

福建備倭都指揮僉事王勝奏沿海二十四衛備倭船歲久多損敝不堪修補其舊有大舡皆四五百料滯重不便行使乞敕都布二司量發工料改造以爲邊備從之

景泰三年

鎮守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等奏今備倭軍船分爲九澳星散勢弱看得烽火門小埕澳南日山浯

澳西門澳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官軍船分立五寨哨備其腹裏衛分出海軍已有行糧四斗沿海軍行糧宜於本衛月糧一石內分出四斗作行糧隨處支給每寨委能幹指揮二員歲一更代把總令後辦課魚船止許四十料已上朝出暮歸裝鹽官船止許三百料以下編成字號每年二月起至八月終許令裝載商鹽各處水寨巡司遇到盤撥官軍弓兵護送仍令出海備倭都指揮等官往來巡督庶得邊方無患從之

備倭都指揮使翁紹宗奏崇明沙備倭船樓櫓高

大一泊港者非大信潮水不得出請改造如浙江八櫓船輕疾可用從之

景泰四年

鎮守福建右少監戴細保奏清灣巡檢司倭賊登岸殺傷巡檢葉旺攻進城內刼掠人財其備倭都指揮僉事楊海王玉俱回家失於提督官軍守備以致把總指揮千百戶周㫬等亦各不用心覘捕宜治其罪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都察院奏福建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王雄追賊至東海黑水洋中被賊拘執求免而歸當依例降爲

爲事官立功從之
都察院奏福建都指揮僉事王玉職專備倭不嚴
督官軍守備輒私歸致倭賊刼殺人財焚毁官舍
宜行巡按御史問罪降爲事官立功從之
日本國王遣使臣允澎及都總通事趙文端等來
朝貢馬及方物賜宴并綵幣表裏等物有差
日本國王副使允澎等奏在昔
太祖高皇帝頒賜下國天龍寺佛前花瓶二香爐四
龜鶴燭臺各一近年被火燒壞今以舊式進呈乞
賜臣等齎回祝延

聖壽命工部造與之

禮部奏日本國王有附進物及使臣自進附進物俱例應給直考之宣德八年賜例蘇木硫黃每斤鈔一貫紅銅每斤三百文刀劍每把十貫鎗每條三貫扇每把火筋每雙俱三百文抹金銅銚每箇六貫花硯每箇小帶刀每把印花鹿皮每張俱五百文黑漆泥金灑金嵌螺甸花大小方圓箱盒并香壘等器皿每箇八百文貼金灑金硯匣并硯銅水滴每副二貫折支絹布每鈔一百貫絹一疋五十貫布一疋當時所貢以斤計者硫黃僅二萬二

千蘇木僅一萬六百生紅銅僅四千三百以把計者衮刀僅二履刀僅三千五十耳今所貢硫黄三十六萬四千四百蘇木一十萬六千生紅銅一十五萬二千有奇衮刀四百一十七履刀九千四百八十三其餘紙扇箱盒等物比舊俱增數十倍蓋緣舊日獲利而去故今倍數而來若如前例給直除折絹布外其銅錢總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二貫一百文時值銀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二兩有奇矣計其貢物時直甚廉給之太厚雖日厚往薄來然民間供納有限况今北虜及各處進貢

者衆正宜撙節財用議令有司估時直給之已得
旨從議有司言時直紅銅每斤銀六分蘇木大者
銀八分小者銀五分硫黄熟者銀五分生者三分
臣等議蘇木不分大小俱給銀七分硫黄不分生
熟俱五分生紅銅六分共銀三萬四千七百九十
兩直銅錢三萬四千七百九十貫刀劍令每把給
鈔六貫鎗每條二貫抹金銅銚每箇四貫漆器皿
每箇六百文硯匣每副一貫五百文通計折鈔絹
二百二十九疋折鈔布四百五十九疋錢五萬一
百一十八貫其馬二疋如瓦剌下等馬例給紵絲

一疋悉從之

景泰五年

日本國使臣允澎等奏蒙賜本國附搭物件價直比宣德年間十分之一乞照舊給賞

帝曰遠夷當優待之加銅錢一萬貫允澎等猶以為少求增賜禮部官劾其無厭命更加絹五百匹布一千匹

禮部奏日本國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賞展轉不行待以禮而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貪饕略無忌憚沿途則擾害軍民歐打職官在館則捶楚

館夫不遵禁約似此小夷敢爾傲慢若不嚴加懲治何以懾服諸蕃宜令錦衣衛能幹官員帶領旗校人等示以威福催促起程如仍違拒宜正其罪從之

浙江總督備倭都指揮僉事馬良奏沿海臨山等衛備倭船四百餘隻常年被風漂流損壞者已三之一乞勑有司積材督工補造庶嚴邊備從之

景泰六年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曹凱言四事一近海備倭民夫乞行鎮守等官體勘若係要衝之處宜給與

盔甲鎗刀就隣近巡司時常操備其不係要衝者革罷一沿海備倭船乞於沈家門等處仍立水寨委廉能都指揮分定地方往來巡哨一都指揮并谷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徐鑑等共八百六十七人役使辦納月錢種田等項軍餘共四千五百八十人乞行該部禁約一盤石等衛蒲岐等千戶所逃故軍人一百七十人原籍府縣不行依例清勾却以異姓軍人補役紀錄冒名支糧乞行清理庶免紊亂軍政

帝命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等斟酌可否行之

天順二年

勑責備倭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翁紹宗曰嘉興乍浦河泊所歲進黃魚係舊制近年以來因爾不許漁船越境出海又令官軍擒拏以致不得採捕遂缺供薦先已取爾招服爾宜自咎遵奉朝命省令所轄官司毋得阻滯顧乃全不關心令歲漁船又被攔截索錢不得採捕及船戶具告前情自知阻誤虛詞妄奏遮掩已過朝廷託爾以邊方重寄當輸忠效勤正已率人爾乃恣意貪黷不才怠慢論法實難容恕今復從寬且不拏問罰俸一年令

爾自省若再怙然不改阻誤歲進自取禍敗決不可逃

天順三年

勅朝鮮國王李瑈該本部奏稱得王咨有日本國差人盧圓等到國言國王源義政以先差去進貢使人失禮蒙朝廷恩宥放回將本人科罪今欲差人赴京謝罪緣日本國僻在海隅去京路遠其情眞偽難以遙度勅至王即拘盧圓等詳審前項傳說如果眞實無偽轉行源義政說朝廷以爾既能悔過自新准令撥遣謹厚老成識達大體者為使

一來朝貢往來中途不許生事若或似前搶掠財物
欺凌官府罪必不宥王其審實停當而行毋得忽
畧
禁浙江并直隷緣海衛軍民不許私造大船糾集
人衆携軍器下海爲盜敢有違者正犯處以極刑
家屬發戍邊衛從備倭揚州等處都督僉事翁紹
宗奏請也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彭彬劾奏把總備倭都指揮
僉事佳福不嚴備禦以致倭賊擄掠官船僉事牟
俸亦劾福掊剋軍士都察院請逮治福

上命福且狀以聞福輸罪宥之

成化四年

日本國王源義政遣使臣清啓等奉表來朝貢馬及　扇盔甲刀劍等物

日本國使臣麻答二郎於市買物使酒手刃傷人禮部奏其强横宜究加懲治

上以遠夷免下獄付其國正使清啓治之啓奏欲依臣俗事例處治但在禮義之地不敢妄爲俟臣還國依法治之且引伏不能約束罪

上皆宥之既而所傷者死禮部復奏麻答二郎行

兇傷人致死雖免問罪宜依律追銀十兩給死者之家埋葬仍省諭各夷使知朝廷寛宥懷柔之意

從之

成化五年

禮部奏日本國所貢刀劍之屬例以錢絹酬其直自來皆酌時宜以增損其數况近時錢鈔價直貴賤相遠今會議所償之銀以兩計之已至三萬八千有餘不爲不多矣而使臣淸啓猶援例爭論不已是則雖傾府庫之貯亦難滿其谿壑之欲矣宜

裁節以抑其貪

上是之仍令通事諭之使勿復然

日本國使臣清啓等將還賜宴及金織衣等物有差其回賜特賜國王源義政綵段二十表裏紗羅各二十匹錦四段白金二百兩王妃綵段十表裏紗羅各八匹錦二段白金一兩并勅諭俱付清啓啓等領回復遣官伴送設饌待之出境勅諭國王源義政曰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大以福一國之人頁用爾嘉朕恭承

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特遣正使清啓等齎捧表文并以馬匹方物來貢具見王之勤誠茲因使

回特令齎詔王并賜王及王妃其綵幣至懷故

諭

日本國使臣清啓船凡三號其一號二號俱已回

還其三號船土官玄樹等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

物乞如數給價回國庶王不見其罪事下禮部言

四夷朝貢到京有物則有償有貢則有償若猶其

請給價恐來者倣效捏故希求查無舊例難以准

給

上曰方物喪失本難憑信但其國王效順可特賜王

絹一百匹綵段十表裏飯而玄樹又奏乞賜銅錢

五千貫禮部復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罰宗達
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縣人先年負義逃入
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玄樹准再與銅錢五百貫速遣之去宗達不必
究治若再反復族其原籍親屬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鎰言倭夷奸譎時來剽掠
海邊見單官追捕乃陽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
往者大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
回容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乞勑鎮守總督巡海
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使清啓凌轢

館僕戕殺市人迹實桀驁鎧言誠當宜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堠以防其姦從之

成化六年

日本國使臣入貢還至寧波府航海以去有僧感訓替登岸欲留中國學經浙江備倭都指揮張勇等奏送至京禮部以勇等不先聞奏請治其罪

上令自陳旣而勇等伏罪宥之

成化十三年

日本國遣正副使妙茂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宴

并金襴袈裟綵段等物仍令齎勑及白金錦段回賜其國王及妃妙茂又以國王意求佛祖統紀等書命以法苑珠林與之

錦衣衛奏朶顔等衛并日本國差來使臣於會同館爭奪柴薪日本從人毆朶顔夷人事聞

上命禮部曉諭各夷宜遵守禮法毋相爭競

弘治九年

日本國王源義高遣正副使壽蓂等來貢回賜王及王妃錦段白金等物賜壽蓂等宴併綵段等物如

禮部奏日本國遣使入貢至濟寧州夷衆有持刀殺人者其正副使壽蓂等不能約束乞賜裁抑

上命今後日本國進貢使臣止許起送五十人來京餘存留浙江館穀者嚴爲防禁

弘治十二年

福建備倭官軍快哨船爲海賊所奪者二艘軍士爲所掠者十八人仍索取金物爲贖命罰帶管巡海副使韓紹宗備倭都指揮郭英俸各三月把總等官張宏等下巡按監察御史逮問

弘治十二年

命福建備倭把總指揮五年一更總督巡海官三月一次出巡互相更代并行遼東等處從鎮守太監鄧原奏也

弘治十八年

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魏紳等奏上處置海道事宜謂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鬭輕生中間為盜之徒多起於爭如崇明縣半洋錢營等沙東漲西坍無歲無之舊坍者多是有粮之地新漲者盡歸於有功之家以致貧弱陪粮富豪專利始有讐訟終則劫奪習染成風遂至嘯聚臣欲於附近府分[illegible]

官檢閱如其處先有而今坍其處先無而今坍其處先無而今漲必彼此通融務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强梗覇占不服處分者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舍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其沿海衛分本爲備倭捕盜而設貼守之處歲以二月往十月還今倭寇不復敢侵而沿海盜賊多發於冬春之月正以乘其不備故也况附近衛所官子弟家人多賊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爲盜其崇明一縣海勢渺茫雖有備禦官兵然每遇盜賊輒相推避請行備倭都指揮王憲會捕盜僉事胡瀛將沿

海衛所官軍舍餘通行揀選定立陸戰水戰樸宜以時操練及將貼守官軍照依京操事例每年分作春秋兩班行糧照例支給務使海寇倭寇兩不失備仍各限以地界倘有疎失查照量治仍禁衛所官不得縱容子弟家人從賊爲非違者將犯人從重問遣本官改調西北邊衛帶俸差操

上從之命嚴督備禦捕盜等官宜各悉心整理毋或虚應故事

正德四年

禮部奏明年正月大祀慶成宴四夷朝貢者若朝

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今日本國使臣見在無與
宴故事宜如朝鮮例列殿西第七班從之
禮部奏日本國進貢方物例三船今止一船所賞
銀幣宜節爲三之一且無表文止咨本部賜勑與
否請
上裁得旨勿寫勑所司移文答之
正德五年
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臣宋素卿來貢賜宴給賞
有差素卿私餽瑾黃金千兩得賜飛魚服陪臣賜
飛魚前所未有也

日本國使臣宋素卿本名朱縞浙江鄞縣人弘治間潛隨日本使臣湯四五郎逃去國王寵愛之納爲婿官至綱司易今名至是充正使來貢族人尚識其狀貌𠒋伺隙以私語通素卿輒以金銀餽之鄉人發其事守臣以聞下禮部議素卿以中國之民潛從外夷法當究治但既爲使臣若拘留禁制恐失外夷來貢之心致生他隙宜宣諭德威遣之還國若素卿在彼反覆生事當族誅之仍行鎮巡等官以後進貢夷使宜詳如譯審毋致前弊從之

正德七年

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貢馬匹盔鎧大刀諸方物浙江守臣奏今山東直隸盜賊充斥恐夷使過之爲所得請以所貢暫貯布政司庫收其表文禮兵二部會議請勑南京守備官即所在如例宴賞遣回從之仍令附進方物亦給全價毋阻遠人效順之意

正德十三年

建信國公湯和廟于浙江定海縣巡按御史成英言和在國初守備寧波築城增戍經理周悉至今倭不敢犯民物蕆安皆其功也乞立廟致祭禮部

嶬嵔故有是命

皇明馭倭録卷之五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嘉靖二年

禮部覆日本夷人宋素卿來朝勘合乃

孝廟時所降其

武廟時勘合稱爲宗設奪去恐其言未可信不宜容其入朝但二夷相殺釁起宗設而宋素卿之黨被殺甚衆雖素卿以華從夷事在𭃄年而長知効順已蒙

武宗宥免毋容再問惟令鎮巡等官省諭宋素卿回

國移咨國王令其查明勘合自行究治待當貢之年奏請議處既而給事中張翀御史熊蘭等言各夷懷奸讐殺事干犯順乞明正其罪
上命繫宋素卿及宗設夷黨于獄待報論決仍令鎮巡官詳鞫各夷情僞以聞
朝鮮國俘獲倭夷二名審係進貢至浙自相構殺拒敵官兵者國王李懌遣陪臣刑曹叅判成洗昌執以來獻并倭人首級三十三顆及送回被虜中國人八名
上嘉其忠順命寫勑褒諭賜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

二表裏使臣及領兵官俱賞銀幣有差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
地方各官先事不能勦捕而前後章奏言辭多遁
功罪未明該部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
主故常乞勑風力近臣重行覆勘且寧波係倭夷
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其諸沿海備倭衙
門廢弛可知宜令所遣官由山東循維楊歷浙閩
以及于廣會同巡撫逐一按視預為區畫其倭夷
應否通貢絕約事宜乞下廷臣集議得旨差風力
給事中一員往其餘事宜兵部議處以聞及遣給

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日本國夷人宗設謙導賫方物來貢已而瑞佐宋素卿等復至俱泊浙之寧波互爭真偽佐被設等殺死素卿竄慈谿放火大掠殺擄指揮劉錦袁璡蹂躪寧紹間遂奪船出海去巡按御史以聞得旨切責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預防臨事不能擒勦姑奪俸令鎮巡官即督所屬調兵追捕并核失事情罪以聞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

嘉靖四年

初浙江鄞縣民宋縞潛入日本更名宋素卿謀貢

射利後復與倭夷宗設等爭貢相讐殺寧紹騷動
守臣以聞查勘久未明遣給事中劉穆監察御史
王道往鞫之至是以獄上刑部覆奏得旨素卿謀
叛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故殺素卿夷伴俱宜論
死其防禦失事官員各謫戍奪俸有差素卿家屬
財産應否緣坐沒入再查議報奪
遣琉球夷人等日本夷僧妙賀等各歸國勑諭日
本國王以宋素卿中林等兇叛就戮妙賀等無罪
以禮遣還其元惡宗設及佐謀倡亂數人亟捕繫
傳送中國以聽

天討餘並罔治虜去人民仍優卹送歸不者將閉絕貢路徐議征討時有琉球貢使鄭繩歸即令齎勅轉諭之

嘉靖六年

浙江道巡按御史楊彝言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衆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衆至五六百人又有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僞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咨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

備倭諸臣脩戰具謹烽堠蓄斂以戒不虞報可

嘉靖十八年

日本國王源義復遣使來貢先是嘉靖二年日本使臣宗設等入貢比歸肆掠虜中國吏民以去自此絶不通貢者十有七年至是復脩貢浙鎮巡官以聞

上曰夷性多譎不可輕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詳審果係効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餘如所擬

嘉靖十九年

日本王源義晴差正副使碩鼎等來朝貢馬及獻
方物宴賞如例又加賜國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給
以價初日本自嘉靖二年用宋素卿宗設等事絕
其朝貢至是復請通貢因乞給賜嘉靖新勘合及
歸素卿等并原貨物言官論其不可
上命禮部會兵刑二部都察院僉議以聞覆言夷情
譎詐難信勘合令將舊給繳完始易以新素卿等
罪惡深重貨物已經入官俱不宜許以後貢期定
以十年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違者阻回
督遣使者歸國仍飭沿海備倭衙門嚴爲之備詔

從之

嘉靖二十七年

日本國貢使周良等六百餘人駕海舟百餘艘入浙江界求詣闕朝貢巡撫朱紈以聞禮部言倭夷入貢舊例以十年為期來者無得踰百人舟無得過三艘乃良等先期求貢舟人皆數倍于前蟠結海濱情實叵測但其表詞恭順且去貢期不遠若槩加拒絕則航海重譯之勞可憫若猥務含容則宗設宋素卿之事可鑒宜令紈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赴京餘者留嘉賓館量加賞犒省令回國

至于互市防守事宜俱聽斟酌處置務期上遵國
法下得夷情以永弭邊釁報可
初浙江既設巡撫都御史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
務以朱紈爲之乃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先後俱
言不便亮謂紈原係浙江巡撫所兼轄者止於福
建海防今每事節制諸司往來奔命大爲民擾鏜
謂紈以一人兼二省非獨閩中供應不便即如近
日倭夷入貢艤舟浙江海口而紈方在福建督捕
惠安等縣流賊彼此交急簡書押至紈一身奔命
已不能及矣今閩浙既設有海道專管苟得其人

自不必用都御史若不得已不如而省各設一員
吏部覆言浙江舊無巡撫或遇有警遣臣巡視
事寧即止今宜裁革巡撫而復巡視舊例
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依違茲復
以致政體紛更今依擬朱紈仍巡視事竣回京凡
一切政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嘉靖二十八年　次
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紈奏二十七年三月日
本使周良等至寧波賓館有為匿名書投館中稱
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可先發夜殺都御史

署府事推官張德熹知之乃不以告臣臣常斬賊張珠珠德熹叔也凡報福賊死者德熹施與逾之御史周亮奏革臣巡撫浙福之命者又德熹鄉人疑德熹構其事且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而周亮乃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以致屬吏遂不效命願

陛下察臣先後奏詞非有私挾追究德熹等窩賊倡亂背公黨私廢壞紀綱詐傳詔旨扇惑吏情謀殺撫臣事情明正其罪奏入詔下巡按御史會同三司驗實奏聞

巡視浙江都御史朱紈疏報詔安之捷因言閩賊蟠結已深成擒之後姦徒萌變且不測臣訊得所俘僞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宜檄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柯喬斬之部臣請下巡按勘覆已御史陳九德劾紈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其罪並坐鏜及喬等詔兵部會三法司雜議言紈原奉敕許以便宜行事顧賊擒于二月奏發于三月似非臨陣者比宜俟得旨行刑鏜喬皆不得爲無過然事難遙度請遣風力憲臣往驗其事得旨令給事中一員會巡按御史覈實具報沿

海居民亟令所司安輯毋致殃及無辜紈罷職待勘鏜喬等下所遣官訊之已乃遣兵科給事中杜汝禎往勘

日本國王源義晴差正使周良等來朝貢方物賜宴賚有差以白金錦幣報其王及妃初日本入貢率以十年爲期載在會典嘉靖二年宋素卿宗設爭貢相仇殺因不與通十八年復來求貢納之因與約以後入貢舟無過三艘夷使無過百人送五十京師至是良等不及貢期以六百人來凡駕四艘部議非正額者皆罷遣之而浙江巡撫朱紈力

陳不便狀禮部欲賞其百人如例非正額者皆罷
勿賞良因自陳貢舶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船
入夷中往往歲匿海島爲寇故增一艘者護貢舶
也非敢故違明制禮部不得已請百人之外各量
加賞犒百人之制彼國勢難遵行請相其貢舶斟
酌之又日本故有弘治正德入貢勘合幾二百道
夷使前入貢時奏乞嘉靖勘合朝廷令以故勘合
納還始予新者至是良等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
其余七十五道爲宋素卿子宋一所盜捕之不得
正德勘合五十道爲信以待新者而以四十道來

還禮部覆其簿籍脫落故勘合多未繳請勿予新者今異時入貢持所留正道勘合四十道但存十道爲信始以新者予之而宋一所盗青今捕索以獻報可

以肅事下

初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紈既報浯嶼擒獲夷王之徒隨奉夷患率中國並海居民爲之前後勾引則有若長嶼喇噠林恭等往來接濟則有若大擔嶼姦民姚先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議所以正典憲威奸慝者紈尋去任都察院議下巡按

福建御史轉行巡視海道都司等官緝捕前項奸徒并土豪爲淵藪者悉正以法至于見獲佛郎機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捕𤣥惡者重賞首𢿱自新者聽免本罪且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兩省諳臣一體會議施行報可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于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怒之曰吾將首汝于官諸奸旣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

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紙下令捕賊甚急又今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于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刼掠乘汛登岸動以倭賊爲名其實真倭無幾是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即各鳥獸竄室廬爲空官兵禦之望風奔潰蔓延及于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内騷動朝廷爲之旰食如此六七年至于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盖患之所從起者微矣

嘉靖二十九年

詔逮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至京訊鞫下福建都司都指揮僉事盧鏜海道副使柯喬獄論死先是紈奏海夷佛郎機國人行刧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上兵部請俟覈實論功會御史陳九德疏論紈專殺濫及不辜法司覆請遣官會勘

上從之遂革紈職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禎往至是汝禎及御史陳宗夔勘上前賊乃滿剌伽國番人

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往往年海中販鬻番貨未嘗有僭號流刼之事二十七年復至漳州月港浯嶼等處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疏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並爲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復相與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政汪

大[illegible][illegible]次之沍捕番人方叔攡等四名當處死余
佛南波　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
如例發配發遣於是兵部三發司再覆如汝稹等
言紈鏜喬遂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
臨等奪俸有差紈為人精㢘勇於任事開府閩浙
首嚴通番之禁海中為之肅清走馬溪之役雖張
皇太過然勘官務入其罪功過未明紈竟坐憂恐
未就訊伏藥而死公論惜之
按都御史朱紈潔㢘任怨誠吾郡之巨擘弟走馬
溪之役畢竟為盧鏜所誤一時斬決悉皆滿剌伽

國之商船與閩中自來接濟諸人非寇也陳御史九德之劾疏枉紹事汝積之指擬鑿鑿可証豈書阿私閩人乎國史謂紈張皇大過又謂功過未明尚非曲筆他書謂閩中貴臣相呴紈不休而陰迫之死則多影響之談而不察于事理者矣紈謂去海中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其言得無少過乎以吳人而爲閩人辨敢自附于直筆

籌海圖編紀浙江倭變云嘉靖十九年賊首李光頭許棟引倭聚双嶼港爲巢二十七年四月都御

史朱公紈遣都指揮盧鏜副使魏一恭等擣双嶼港賊巢平之賊首李光頭就擒今按實錄云紈奏海夷佛郎機國人行刼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一李光頭也紈謂擒于閩之走馬溪而籌海圖編以爲擒于浙之双嶼港紈謂佛郎機國人行刼而籌海圖編直以爲倭黨以柯喬爲魏一恭借閩事爲浙事事在嘉靖二十七年耳目較近而謬悠若此野史可信乎至于杜給事之行勘而所謂佛郎機國者實則滿剌伽國之酋人然則在紈之疏已自失其眞矣

鏜等之擬死亦自有以取之似非勘官之故入也林給事招擬叅照福建都司統兵署都指揮僉事盧鏜行同鬼蜮言尤足以飾姦性若豺狼術偏長於擠惡走馬溪豈用武之地妄云與賊百戰對陣生擒玄鍾所非行刑之場敢先斬首數人專權濫殺林以正勾夷惹釁法固難容而裂屍剖心是何刑罰李勝盜依父取銀罪不至死而總角梟首曾不衰矜王娘仔因一拜而傷生陳惟愛取片言而處決　旗牌未至難諉咎於軍門威福自專致效尤於海道會審方終數刻梟斬將及百人贖貨賣

功何異穿窬之事飾詞報捷全無側隱之心挸稱
破虜擒王希欲封侯拜將欺
君枉下處死何疑福建按察司巡海道副使柯喬表
則不端弛張無紀初失身於曾武舉將何詞以禦
番繼黨惡於盧都司敢作威而行殺罰弗及嗣尋
父者豈忍加刑罪疑惟輕當椒者詎應處斬夷人
抱狀伸訴輒將別犯酷刑打死謂其教唆家屬引
領稱寃先令官司密切訪拿脅以連坐勒知府補
enumerate文案而狡獪日彰挸僞呈扇動人心而姦欺太
甚分贓私於捕盗猥同鼠竊狗偷求引援於軍門

陞比逭登墦乞挾才僨事負
國殃民比擬上刑情法亦麗再照原任廵視浙江兼
管沿海福建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今革職回籍聽勘朱紈褊急無博大之體周章乏
暇裕之謀敢於任怨而忤人不顧忍心以害物兵
戎重務偏聽姦回每中其如鬼如蜮之計軍法太
權假借群小甘蹈乎自專自用之愆遂使行貨番
商滿載資餘盡爲貪饕攘匿卒致同舟黨類未招
情實悉被殘横誅夷沙塲之寃鬼猶啼海徼之怨
聲肆集刻薄太甚酷暴居多雖平生頗勵清苦之

操在此畢難逃擅專之罪見任漳州府知府盧璧柔懦從人遲回將事財識毎疎於應變規模右局於泥常罪犯情詞初審已分乎首從死生界限臨刑無益於重輕雖殘横挽不可回亦逡廵救不能力牒神未免迂闊擊皷終是糊塗大事如斯小庶奚取以上法宜併究

盧璧先將佛南波二者并李貴等一千人犯譯審出年籍來歷并鍾應林欽沛接濟與方叔擺打傷鏞船等情及審開李貴李文瑞俱係賊首陳大省等并馬學仔陳才郭明俱係賊從及於

各名下開寫年籍并投跟番船緣由又審陳芽仔開係去船尋父謝成仔被許伯爾拐賣蔡弘戒被林三囡引上番船當板李弘宥林富二陳栢林觀林能金念三林錫林志王儀蔡仝蔡世文李智鄭詔林齊莊孫各同父兄當領番貨未還願為水手裁縫趙希春被曾乾大帶上番船買賣并阿三各年止十七八歲又審陳喬清李來成阿郎王祥葉清弟林克泰張三娘朱酒娘李三娘二妹朱三主楊三姐李金李氏蔡范娘須四奴曾光珠俱係番船買討等項大畧情節

開具揭帖二本於本月十三日呈報鏜與柯喬彼時該府並未取供亦無各番與李貴等爲盜情節原揭帖底稿見在續後盧鏜與柯喬閉門定擬李貴等應斬情罪會同發案盧璧奉到前案見有謝成仔陳弟仔李弘宥等各姓名俱在斬首數内伊却提懼鏜與柯喬氣勢不合不行極力救阻止具牒告城隍以明心迹就於十六日黎明時分聽從取出李貴等九十六名俱押赴教場監視行刑間鏜與柯喬點檢各犯思前盧璧揭帖内開稱年幼并當貨人犯情罪稍輕

方欲寫牌弔審分付暫且停刑比因劊子手俱係捕兵充數望見傳牌喧嚷疑是催斬當將謝成仔李弘宥等與同李貴等九十六名一齊斬首連陣獲并前斬林以正流哥阿彌等及郭朋陳才各屍首亦斬取分發沿海地方梟示訖本月十七日盧璧思伊先日已稟柯喬准將謝成仔等饒免却又與鏜竟擬處決心有不安當赴柯喬衙門前擊鼓開門進入稟問緣由柯喬無可柰何回稱也是他的命等語柯喬思得斬過前項各犯原無取供在卷伊又不合分付盧璧

捕取供詞及令牽擒鏜前單開別案番賊赤鬚
矮鬼等緣由添入供内又將稿内馬學仔改作
李文瑞姓名勒令盧璧那移日期僉作十二日
立案遞行呈報見有柯喬原改底稿執証柯喬
又思李弘宥陳弟仔等止接濟當貨尋欠等項
罪不至死一槩斬首恐後查出有罪要得改案
遮飾又不合另寫會案一張内將李弘宥林富
二陳栢林覲林能僉念三林錫林志王儀李智
鄭詔林齊莊孫添捉各將人口軍器下海走洩
官兵消息爲内應與蔡全蔡世文陳弟仔謝戚

仔俱駕船刼虜拒殺官兵情俱真的坐擬謀叛及強盜得財並無虧枉等情重覆駁與盧璧又不合依聽附卷換出原案見在為證

續奠先賢讚云統命督將鏜按察柯喬於閩偕出洋中蹟賊至詔安之靈宮澳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艘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者疾力鏖之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獰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貨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驍黠者并殲焉及二夾之貴王妻妾等

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籍籍踰時乃定捷聞則與逵者無所釋憾反騰言其擅殺作威紈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責之矣

按野史載此事大都過情而續吳先賢讚爲尤甚蓋晃謏墓中語誤信而採之耳耳目所及已尚如此况千百年事哉甚哉執筆之難也

嘉靖三十一年

漳泉海賊勾引倭萬餘人駕船千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流刼台溫寧紹諸府攻陷城寨殺擄居民無數

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奏四月中倭寇焚刼地方狀因叅署海道副使李文進分巡副使史谷𡾟僉事李廷松分守叅議李寵顧問備倭把總等官周應禎周奎楊材等各失事當治給由海道副使丁湛新推備倭都指揮張鈇皆臨難規避宜並罰于是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言海洋不靖

由朱紈得罪後裁革巡視都御史故三省軍民無鈐轄雖設有海道副使而權輕不行事往往至于狼狽失職如丁堪李文進等已事可驗請復設都御史便疏下吏兵二部覆議國禎等言是但巡視都御史必當兼假以巡撫總督之權使之節制諸省方可責其成功其閩浙兩省仍各添設參將一員駐劄邊海地方庶文武各有專職緩急無患

上從其議暫設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提督軍務大臣一員令吏部推堪任者星馳赴任督兵勦賊其兼管巡撫等項待賊平議處參將准添設丁湛

罷爲民以李文進代之張鈇華田原衛以周應禎代之仍各同李寵顧問谷嶠李廷松周奎楊材等任俸戴罪殺賊林應箕擅准專敕官給由離任令奪俸三月

改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仍敕討便宜調發兵粮臨陣按軍法從事巡按御史毋得干預挽阻賊中有脅從願降者不得一槩混殺濫及無辜于是並設分守叅將各一員以瓊崖叅將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中都留守司管操指揮僉事湯克寬

爲之大猷温台寧紹等處克寬福興泉漳等處俱
聽[illegible]節制
巡按浙江御史林應箕奏報海賊攻破黄巖縣治
并条論失事所由曰浙江寧紹台温地濵大海寔
倭夷入貢之途盗賊出没之藪國初建衛所四十
有一設戰船四百三十有九董以總督備倭都司
巡視海道副使等官控制番夷至爲周密後以海
波不驚戒備漸弛伍籍日虚樓櫓朽弊一遇有警
輙借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嘉靖二十
七年間都御史朱紈議招福清捕盗船隻勦治有

劾因量留福船四十餘隻予行粮使分派海濱嵩
川防守其台州海門衛者寔黄巖之外障故以福
船十有四隻守之節年所憑恃者此耳近日海警
益數而海道副使丁湛反将福船盡数遣歸其原
設官船壊缺又漫不料理乃仍雇募漁船以資哨
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聞警輙逃全不足恃以至
群盜鼓行而入攻燬縣治若蹈無人境耳所據今
日黄巖失事之誅湛當首坐其總督備倭都司劉
應禎把總指揮劉堂黄岩知縣髙材或身爲主師
或身任專城遇敵霄奔法當重治至于守巡各道

副使李文進等及知府馬鍾英等亦宜各以輕重抵罰既下部覆得旨應禎堂材各革職湛先已爲民仍與應禎等俱下按臣逮問文進等與鍾英仍如前旨住俸勦賊

福建叅将湯克寛請募徐邳盜爲兵兵部覆自古亦有舉士於群盜者且克寛父慶嘗用之破江洋賊有效可許從之

按募盜爲兵非法也而建白又自叅将乃兵部覆行之是時猶重武臣若在今日兵部必不覆即覆之而臺省且有言矣

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以海冦弗靖奏免寧台温
三府及象山定海等縣正官入覲許之
初給事林懋舉御史王民皆言南京浦子口宜設
戰船習水戰以備不虞南京兵部尚書屠楷等言
留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營統水卒以扼江洋
之險北有浦子口營統陸卒以遏淮鳳之衝至嚴
也今浦子口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
戰又非所長不若量增選卒置之江口而于浦口
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二百人守之長江冦來陸
軍協力拒戰絕其登岸之謀比岸有警水軍沿江

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爲長便兵部覆當如其指等言報可

嘉靖三十二年

巡視浙福都御史王忬奏海防賞格四事一擒斬真倭從賊一人賞銀十五兩次從賊首二十五兩渠魁五十兩若漢人被擄者照依流賊事理不許混作倭賊一擒斬漳冦海冦爲從者賞銀三兩次劇賊首五兩船王渠魁二十兩酋首爲衆所服者五十兩其奪獲賊艘大者五兩中者二兩小者一兩俘獲男婦每五名賞銀一兩若誅戮所獲冒功

及邀殺來降者治如律一善用火器擊殺舡工賊首今其引道及擊破寇舟于未接之先者大舟賞銀二十兩次者十兩小者五兩若有獻奇取捷批亢擣虛者雖無斬獲並以功論一臨陣被創者給銀一兩被殺者給銀五兩復其家有先登陣而死者給銀二十兩若哨守官督戰沒于陣者臨時酌請恤典兵部覆如其言報可

倭夷犯溫州叅將湯克寬等率舟師破之俘十一人斬獲二十八級餘多死于水者巡視都御史王忬以聞并上克寬等功詔賞忬白金三十兩彩段

二表裏兗等各二十兩一表裏餘行巡按御史覈實以賞

黜原任福建按察司巡海副使柯喬爲民以捕獲沿海導番奸人不俟命輒斬之故也

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勾集各島倭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寧嘉湖以及蘇松至于淮北濵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賊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凡五日叅將俞大猷以舟師攻之始去

巡視浙福都御史王忬條上海防事宜一禁近海

藂亡適引倭夷以貽禍本二照各邊例惟以奮勇血戰爲功不以損傷折軍爲罪三選調閩浙兵相無操習以資防禦四通行兩廣南直隸巡撫操江官遠行哨探分布兵船彼此夾攻五兩省守巡兵備官查照原定地方常川駐劄以便責成六寬禁令以開自新如脅從賊犯准令投首積年渠魁亦聽歸降七閩浙魚船量議收稅漳州橋房拖欠稅課及查理塩課事宜以助軍餉八濵海頑民接濟夷寇及走漏消息者乞以正犯處之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部覆俱從之

浙江舟師破賊於松門港把總夏光等擒賊四十
四人斬首二十九級
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燒燬閘廟公
署廬舍是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浙江乍浦所
往來平湖海鹽海寧之地縱橫肆掠焚戮慘虐官
兵前後遇之皆敗凡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戶一百
戶六縣丞一所傷軍兵與虜數百人凡十六日竟
繫得奪舟而去
海倭破上海縣其酋據官衙號令賊衆分刼街市
倭攻吳淞所南滙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掠江陰

江北倭掠海州殺二百餘人

倭賊五百餘人攻破浙江臨山衛乘勝西犯松陽知縣羅拱宸督處州兵禦却之賊浮海走叅將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

倭攻福寧州秦嶼所破之大掠而去

倭圍叅將湯克寬叅政潘恩僉事姜廷順于海鹽環四門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

倭寇復入上海縣燒刼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與戰縣街中不勝尚文及縣丞宋鰲俱

被殺賊屯縣中凡七日縱火焚官民廬舍而去縣衙及倉廒俱燬

倭攻浙江乍浦所陷之知縣羅拱辰督兵來援倭引去流刼奉化寧化等地叅將湯克寛追圍于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餘衆奪道走遯于海

添設金山叅將一員分守直隷蘇松等處海防備倭從巡撫鳳陽都御史連鑛奏也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奏上年海寇突犯浙東未遭挫衂今歲勾煽醜類連艘内訌以浙省防禦漸密乃沿守寳山窺孫湖等郡據海爲險乘風肆虐

況留都根本重地寔與海洋密邇其鎮江京口爲江淮之咽喉爪埠儀真又漕運之門戶今賊勢猖獗防制踈畧萬一黠寇匪茹橫掠而西將致根本震動運道艱阻爲患非淺尠也矧今西北疲于邊烽而瘡痍未蘇中原困于饑饉而萑苻不靖其財賦供億所仰給者惟東南數郡已爾而復被寇燹若此眞可寒心臣考嘉靖八年十九等年皆因海寇竊發添設總兵官駐劄鎮江事平而罷今宜查遵其例仍設此官俾整飭上下江洋總制淮海幷轄蘇松諸郡庶事權歸一軍威嚴重而緩急有依

賴矣南京廣西道御史汪克用亦以爲言兵部覆
總兵官如議添設令駐劄金山衛節制將領鎮守
沿海地方調募江南北徐邳等處官民兵以充戰
守其操江都御史勑內未載海防弁當增易
上命暫設副總兵一員提督海防應用兵糧巡撫弁
操江官協議以聞操江都御史勑書不必更換餘
如所議已乃命分守福興漳泉叅將湯克寬充海
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
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巡按御史陶承學等言倭
勢日熾非江南脆弱之兵承平紈袴之將所可辦

者請以得便宜調山東福建等處勁兵及勅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督發兵船掎角攻勦既下兵部覆山東陸兵不閑水鬬福建海滄月港亦在戒嚴豈能分兵外援宜令縣等就近調處州坑兵一二千名仍隨宜募所屬濵海郡縣義勇鄉夫分布防禦并請命王忬互相應援其應用兵船粮餉器械火藥許徵發在所支用南京署兵部事尚書孫應奎亦言倭夷劫掠漸近留都沿江津隘已議調官軍防守應用甲仗粮芻乞命南京戶工二部給發

上俱允之

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遁來聞倭自閏三月中登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鹽嘉定諸州縣金山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海縣昌國衛南滙吳淞乍浦蹇嶴諸所皆爲所攻陷崇明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黄岩慈谿山陰會稽餘姚等縣鄉鎮焚蕩畧盡百年所稱江南繁盛安樂之區騷然多故矣

增設浙西杭加湖㕘將一員分守其地以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鏜充之復於三府增兵倘

副使一員以常州府知府陳宗夔陞任

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等言邇者海氛弗靖臣等

日閱彼中當事諸臣及南京府部科道章奏凡夷

冦交釁之由羣兇狡譎之態黨與分布之廣城池

失陷之多官民屠戮之慘與夫兵將柔脆之實國

賦虧之之虞

祖宗根本重地驚惶震撼之情臣等深切殷憂周爰

咨度求所以裨廟議銷後患謹列三事幸命籌國

討者擇焉一 明委任機不並操權無兩在海防要

害以一重臣任之足矣乃命操江與巡撫協同行

事平居既苦于牽制臨事又易于推諉非計之得也宜稽往牒相時宜酌定歸一以專任而責成之便且近日登萊亦傳倭警凡濱海郡國將來恐俱不免其山東遼東巡撫亦乞賜以專勑俾理海防令亟于先事圖之一重事權昨歲因黃巖之破復設巡視浙江都御史惟是經理海上事宜諸凡黜陟臧否之權一切不與是以錢粮出納動支爲難司府奉行多見窒碍有如都御史王忬所陳者亦何以展其猷爲責之底績哉請如各省例更爲巡撫浙江兼理海防職銜更勑賜之其福興漳泉等

府軍務仍令提督如故一奬才傑訪得寇入之初
凡守土諸臣莫不心喪膽落狼奔鼠竄而松陽知
縣羅拱辰六合知縣董邦政乃能手握孤軍深入
重地獨當兢敵立有戰功即其忠勇一節寔超恒
品乞不拘資格量陞濱海地方一官俾得展竟底
裏為一方保障疏下吏兵部議覆海防宜屬之應
天府巡撫巡視浙江都御史宜改勑加撫衛其浙
省錢粮原屬應天巡撫者當仍其舊勿易拱辰邦
政請加以按察司僉事職銜仍各隨原任地方巡
撫就近委用得旨王忬令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

并福興泉漳地方應天鳳陽山東遼東巡撫都御
史以本職無理海防各別給勑書行事羅拱辰董
邦政添註浙江按察司僉事餘如擬行
應天巡按御史陶承學蘇松巡按孫愼以倭寇既
遯詳覈地方失事顛末因分別諸臣功罪以聞謂
備倭都指揮王世科兵備副使吳相知府熊桴知
縣偷顯科指揮張弓等各有地方專責寇至不能
禦當罪原任都指揮韓璽等守備解明道太倉州
判官金汝舟等各有率兵追勦擒獲焚溺之功當
録得旨相停俸戴罪督事世科弁弓桴等撫按臣

提問具奏

巡按御史趙炳然錄上倭犯浙江地方失事諸臣罪狀謂叅將湯克寬俞大猷海道副使李文進俱有斬寇功可贖分守叅政顧中孚分巡僉事李廷松知府劉慈梅守德功不掩罪備倭都指揮王欽月輪把總指揮張璜知縣林大梁而下百八十八人俱僨事當問死事指揮陳善道采練潚朝把總馬呈圖及千百戶典史等官一十九人宜卹錄詔克寬姑宥不問大猷奪俸與文進俱戴罪勦賊中孚慈等各奪俸二月欽璜大梁等付按臣逮問具

奏咨道等今有司立祠致祭陣亡被兵者賑恤之
南直隷巡撫都御史彭黯巡按御史孫愼給事中
王國禎南京給事中張承憲南京御史趙宸宋賢
先後各上禦倭方畧黯愼言三事一兩淮所吳淞
江劉家河鎭江宜增置把總四員防守一調太倉
鎭海二衛中所官軍移駐吳淞一土民有擒斬獲
功者授之職銜仍復其家國禎言七事一固民心
凡急用軍需悉聴動支在庫無碍官銀不得徵派
小民其宜布德意招集流亡諭安遷徙優恤蠲賑
等項亟議施行一嚴責成督率沿海鄉民團結訓

練約束策應應設敵樓柵欄墻垣壕塹量力修築務足防禦一議添設杭嘉二府添設守備一員屬金山副總節制備倭都司駐劄定海無轄定海海寧二把總屯兵控禦一選將材不分見任閑住職任崇卑如果智勇出群開奏實蹟以憑推用一精簡練通查正餘軍丁定為二等以備戰守各責副總兵叅將依法訓練不時試閱一重賞罰查照先年擒斬倭賊流賊事例定為賞格准與陞級不願者給賞船主渠魁另行超格議處一寬法禁除通番大船及販易接濟應禁外其捕魚樵採無碍海

防者編立號驗放出入承憲六事一調募援兵水陸夾勦一申飭賞罰恪軍法以作用命一立保甲法團結鄉民恊力戰守一正將領有司失事罪及賑恤死于兵者一朝鮮貢使至日賜勅令宣諭日本國王數以縱惡冦邊之罪一招撫脇正以散黨與宸言六事一宜行浙直福建撫按官嚴督有司建立城垣順民舉事務堪保障一宜行各府州縣隨宜招募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如果殺賊有功照官軍陞賞一各該官軍嚴加選汰將精壯充役令統領人員用心操練多方點驗及嚴更[illegible]責放

後占之弊一倭寇狡猾慣善操舟我兵乘勝長驅深入海洋恐墮其計不宜窮追一江北之兵不習舟楫不宜暑溼勞師費財顧彼失此務求長策以俾實用不得槩調一處造戰艦及連珠鳥嘴火銃之類操演習熟以備攻擊賢言五事一直隸金山衞近設副總兵一員統領之一錢塘江口宜增置守備一捍海塘宜增築高峻樸植荆棘列兵防守一募土人習水者爲嚮師有力者爲戰卒仍調溫處坑兵或山東長鎗手有警則隨機策應無事則分投教習一兩浙蘇松防守漸嚴寇必蔓及兩淮

山東宜各行備禦兵部議覆

上多采行之

陞直隸蘇州府同知任環爲整飭蘇松兵備山東

按察司僉事

總理粮儲巡府應天侍郎彭黯以江南連年倭寇兵餉不給乞暫留布疋船料事例折銀民壯弓兵銀以濟軍餉又言太倉上海嘉定被患特甚宜破格優恤撫屬兌軍粮米每于年終徵完候兌而運船多至次年三四月始至水次時海潮風訊事變可虞乞勑漕運都御史將減存未運見在粮船先

撥于上海嘉定崑山海塩常熟江陰冊徙請處于年終兊載章下戶部言布疋船料事例折粮銀皆內府太倉急需非所敢議惟去年巡按御史徐洛藉報蘇松常鎮四府實在銀二十八萬两有奇可備軍餉其優恤太倉嘉定上海及漕運兊載事宜請如縣議報可

倭賊百餘由華亭縣漴缺登岸流刼咸本涇金山衛等處自六月終大舉倭東遯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幾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總兵湯克寛僉事任環列兵守之日久未克至是倭警又作

遠近震恐
總兵湯克寬督邳漳等兵擊南沙倭敗績亡卒四
百餘人
巡撫浙江都御史王忬言官兵追逐倭夷焚毀五
十餘艘擒斬七百餘人海警暫息乞復叅將俞大
猷副使李文進谷嶠叅議顧問僉事李廷松所停
俸許之
崇鈌倭移舟泊寶山總兵湯克寬引舟師追擊之
及王高家嘴燬其舟斬首七十三生擒十四人
倭三百餘人突犯上海縣太倉州等處復突犯常

黃縣福山等處寨丁鐵率民兵禦之倭乃引去
巡按山東御史馮薦言山東衛所官軍設于濟兗
東三省者以為內地之防設于青登萊三府者以
備倭寇之擾自永樂初輪班調發京操而有司怠
玩軍粮不足脫逃數多顧覔充數典操之缺如故
今沿海一帶倭寇登岸乞將青登萊三府官軍習
備倭寇濟兗東三府照舊輪班仍要清粮餉以足
軍食嚴勾補以充軍伍兵部覆議從之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舊寨登岸流刼殺
千戶葉巨卿把總指揮張楝督舟師衝擊倭走據

山知府董士弘糾民兵衛戶與棟等合勢剿賊殲之是時海洋並岸諸島多栖寇舟有真倭俟風汛不獲歸者有沿海奸民搶江南旋候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棟士弘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真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賊于石圳灣深泥灣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餘人則皆浙江臨海福建漳浦廣東揭楊等縣人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前犯常熟倭復由上海七灶洪登岸流劫三林莊南滙所吳淞江所及嘉定縣地方至十九日始去

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黯巡按御史孫愼以蘇松常鎭四府近遭倭患居民流徙請蠲太倉州京庫銀三萬六千二百兩有奇嘉定縣京庫銀八千九百兩有奇上海縣京倉銀五萬八千九百兩其餘四府所屬州縣積逋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錢粮皆停徵又言南方衛所沿邊者戍腹裡者運制也自邇年以松江所運船二十隻改派金山衛及青南二所代運腹裡互失其職宜復舊制章下戶部議京庫銀不敢議免其積逋錢粮自光祿寺物料并三十一年以前布疋外皆可緩徵運船舊制宜改

復如顯等言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孫愼勘報倭夷殺掠吳淞嘉定諸處論巡撫彭黯叅政翁大立六合知縣董邦政副總兵湯克寬指揮劉重光不能防禦冀乞正其罪戰亡鎮撫胡賢重傷指揮黎鵬舉並宜優䘏得旨倭奴侵擾諸臣督守無策黯停俸四月大立二月邦政等姑宥之克寬停俸戴罪殺賊立功餘從所議

嘉靖三十三年

倭寇自太倉南沙潰圍出海轉掠蘇松各州縣時賊聚南沙五月餘官軍列艦于海口圍之數重不

能破軍中多疾疫乃佯棄散舟以遺之開壁西南門賊遂得出

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黯以倭患孔棘請令蘇松常鎮四府得納承差如各省例幷催閶門商稅留三十一年以前應解本色布銀以充軍費從之

兵部覆原任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奏去年九月倭賊流刼華亭南沙上海吳淞江等處諸守臣功罪狀初賊入副總兵湯克寬兵備僉事任環松江府同知都文奎等迎戰皆不利後克寬追賊于寶山破之環等各嚴兵自守雖無斬獲功境內以全

罪亦有可宥者

上是之命赦環文奎等罪各策勵供職克寛功罪俟

覈勘議處

巡按直隷御史孫愼劾奏新陞南京工部尚書應

天巡撫彭黯身居重任不能出死力以扞地方乃

縱賊盤據南沙柘門高枕臣屢趣之進兵黯不得

已一至太倉散千金以募勇七日給廩餼所糜又

以千計曾一矢未發俄已退還南京矣未幾而工

部尚書命下黯遂封其印綬寄之應天府一切軍

務俱置不理夫新巡撫之聞喪黯知之矣而諸賊

縱橫出沒百姓寄命于刀槊者急諸倒懸水火也
黷不念職守不俟交代樂于脫一巳之患害而忍
抂視百姓之魚肉使諸賊偵知調度無人東馳西
突殺掠不可勝計乞重治以警人臣偷安避事者
疏入
上怒命錦衣衛械繫至京鞫問之尋黜爲民
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屠大山爲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粮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
天勑吏部請以江西右布政方任代應天巡撫彭
黷未至以憂去復以江西左布政陳洙代之會黷

被劾得罪

上命再推忠謹堪任者以聞大學士嚴嵩言沐巴陞任

上曰卿謂代蕭有人不知其人才猷能勝顆否凡今地方危急一日不容縱賊又恐其人遠不能猝至奈何卿可同吏部尚書默詳議之默因言蘇松巡撫所轄十二府州地遠不便兼轄况當軍興之際調兵轉餉難責一人請添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責之勦賊而令巡撫沐專督糧餉

上曰總督與巡撫並設未知當否其再會同兵部詳

議以聞于是默等退復與兵部諸臣計之皆言兵
糧兩分行事未便不若依近年浙江添設提督軍
務都御史例令提督巡撫合爲一人庶責任專而
績效可勉其都御史洙暫令回籍候補
上以爲然因改大山于應天巡撫兼提督自大山始
以南直隸太倉州上海華亭二縣被兵准改徵兑
運米折色有差
巡撫浙江兼管福興泉漳都御史王忬以三十二
年九月後倭寇二次犯興化府日南舊寨及十一
月後泉州府兵出洋勦殺石圳澳深泥湾等處賊

船事聞因叙上諸文武將吏功罪謂興化知府董
士弘泉州知府童漢臣保障有功當旌奬把總指
揮張棟先敗後功俱宜准贖千戶葉巨卿百戶張
養正死事宜䘏錄得旨棟赦勿問士弘漢臣俱賚
以銀幣巨卿養正下撫臣優䘏
論南沙縱賊罪狀浙江提督海防副總兵湯克寬
備倭都指揮梁鳳職俱令戴罪立功以通泰參將
解仁道代克寬福建備倭都指揮盧鏜代鳳初賊
自南沙出海轉掠嘉定上海間克寬等莫敢前但
伺賊入海則督陸兵登岸則督水兵故與賊相左

以觀望塞責于是巡按御史孫愼奏請逮治
上以用人之際姑薄罰之
停分理蘇松等處海防浙江按察司僉事董邦政
俸令其戴罪殺賊坐擅離信地致賊猖獗爲巡按
御史孫愼所劾也
詔福建巡按御史逮備倭都指揮張煇至京問停
分守嘉杭叅將張滐俸戴罪殺賊俱坐陞任回籍
爲巡撫王忬所劾也
南直隸續至倭寇二千餘人自南沙登岸分掠蘇
松諸處叅將湯克寬帥兵擊敗之于採淘港斬首

百八十級

蘇松倭寇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岸薄通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

叅將俞大猷督兵剿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

遼東巡撫都御史江東以倭寇蔓延青齊間逼隣金州條上海防八事一金州通山東海運舊設守備防倭成化中始易以備禦緩急不足恃請仍設守備轄金陵二衛專理海防一金州海島民居稠密宜委官分詣其地編立保甲俾自爲守一金陵

等衛黃骨島等堡士馬久缺乞酌量衝緩隨宜增補一造小船分布各島口以便傳報一脩葺沿海諸路堡臺以便守瞭一選編腹裏各衛城堡及四方屯居流民壯丁委官督操以倡勇敢一嚴禁商賈私販木植下海者恐爲倭鄉導一擬應援兵馬如金州有警則令海盖參將督兵往援其遼陽廣寧錦義總兵叅守等官各相機策應有逗留者罪之一金復海盖歲比不登氣苦重役逃亡者多宜下所司撫卹兵部覆可從之

勑御史趙宸以閩浙倭亂奏專設一巡撫于福建

詔下吏兵二部會議至是覆言閩兵習戰乃浙江外倭須撫臣無制乃便策應比因都御史王忬巡歷福建而浙江偶有瀝海之失議者遂謂遥制之難殊不知福建雖患倭未如浙之甚第令海道諸臣得人任此有餘若復設巡撫則漳泉兵力獨有所屬浙不得調用久之又將議設總督閩盖多事矣

上是部議

浙江倭冦自海盐趨嘉興參將盧鏜等帥兵禦之稍却次日復戰于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

死五百人都司周應楨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朱應淵等俱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

倭寇攻嘉善縣陷之盡焚沿河運船

倭寇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

楊州衛千戶洪岱中所千戶文昌齡泰州所千戶王烈督兵援通州至西門外三里橋與賊戰死之

浙江倭寇自嘉興東掠入海至崇明縣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等言國初洪武間以倭夷不

靖遣信國公湯和經畧海防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為害其後法弛敝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說于是強冨者散遣老弱者哨守戰船損壞亦棄不脩以致寇得乘之而入請行各處巡撫嚴督所屬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補納料軍士以實行伍清理積歲料銀以造戰船又言南京營卒逃故數多邇來倭寇震隣防守缺人乞將各衛所原報冊籍凡義男女壻有名者一體選收入伍待事寧之日去留再議仍請代支兵部草場銀及南京戶部粮草折銀共二萬兩

委官于京城內外及宿邳等處招募驍勇充為前鋒召原任指揮韓璽路正督操以備征調下兵部議覆從之

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孫慎言浙江江北諸郡倭患方殷蘇松二三月間所在告急皆經畧失人軍令不嚴所致乞勅巡撫屠大山收召忠勇之士申明誤軍之罰仍榜諭沿海居民有能奮勇殺賊者如軍功陞賞所得倭器悉以與之計擒首賊者許奏陞指揮僉事世襲一切軍費悉從便宜區處督粮叅政翁大立無令往來蘇松賞鎮催納粮餉有

專專任松江以便調度詔以其議屬大山舉行仍
趣今赴任不許遲緩
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
倭入崇德縣大掠而去
詔發南京戶部銀二萬兩爲蘇松備兵費
給事中王國禎賀涇御史溫景葵等以倭寇猖獗
逼近留都各上疏乞調兵給餉及推選總督大臣
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諸寇故事下兵
部集廷臣議俱稱便因薦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堪
任總督調兵當遣御史及本部司官各一齎太倉

銀六萬兩往山東調發奏留民兵一枝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共千人人給軍裝銀十兩令叅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楊州聽經調度給餉當取之南京戶部銀五十兩臨德二倉銀五萬兩及截留起運米二十三萬石其紀功責之各巡按御史賞格與功同凡斬首一級者擬陞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斬首惡王直等者授世襲指揮僉事如直等悔罪能率衆來降亦如之其部下量授世襲千戶等官俱填註備倭職事議入

上允行之乃命經不妨原務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一應兵
食俱聽其便宜處分臨陣之際不用命者武官都
指揮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
江北倭寇攻如皋縣不克
巡按浙江御史趙炳然奏三月三十日以後官軍
禦倭失事狀部覆叅將俞大猷一敗於普陀山叅
將盧鏜及把總丁僅等再敗於孟家堰宜重治其
嘉湖諸處失事當坐叅將張淙鄧植及知府劉慤
使陳宗夔李文進謝少南李廷松姜廷頤等罪而
督撫王忬調度失策亦宜重罰陣亡指揮李元律

等宜陞級贈官立祠如例得旨䘏錄死事官軍依擬王忬姑令竭力平寇以靖地方盧鏜等俱戴罪立功

遣福建道御史温景葵兵部主事張四知往山東募兵禦倭

兵科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比部議上禦倭方畧以重賞招降賊首汪直等臣竊疑之臣聞勝國末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秋至漕運萬户及行省叅政者且叛服不常迄終無救何者其心不服而爵禄不足以歆之也故至今議者以招撫最爲誤國殷

鑑具存奈何復欲效之令四方群盜所在蜂起皆幸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得行降一汪直未必不生一汪直將來貽患更有不可言者且古帝王所謂招撫不過曰脇從罔治耳渠魁未甞宥之也使渠魁來歸既宥之復賞以爵是賞以勸惡人誰不爲夫使吾民皆趋爲惡之利非國家之福也疏下兵部覆言海嶼賊與山賊異山賊有定勦可以遣將出師攻而取之海嶼賊乘風飄忽瞬息千里急則遯去乘閒則復來有非兵力大用

輩通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嘗

爲官軍捕斬海寇陳㟲王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是時有司不急報之遂貽今日大害故臣等欲倣岳飛官楊么黨黃佐故事懸以重賞使之歸爲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官爵以示之弱也

上竟從國禎等言令總兵張經一意勦賊脅從願降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漕運侍郎鄭曉奏臣伏見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知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此非包荒含垢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

今議者一曰復市舶便一曰嚴誅勦便夫諸路軍威未振群賊懲創未深即復市舶恐非國家禦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良善官兵所殺又多我逋逃必嚴誅勦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欲

愚乞

聖明廣收武勇申命各撫按等官于軍民白衣人中每歲查舉素有膂力膽畧智謀者十數人以義勇名色月給祿米一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武階則授試所鎮撫但許捕盜殺賊

不得經收錢粮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察考選有犯者依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露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與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其在今從賊者特揭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願報効者委用別地立功贖罪侯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恐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蓋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中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是時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

高練兵又遣都督商高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海夷始靖則凡自今可以解散賊徒者固宜勅下兵部亟爲議處不得泄泄然付之無何而已疏下部覆議請以其奏下總督張經酌宜行之報可

福建官兵捕得漳州通倭賊蘇老三十餘人誅之

倭寇由吳江轉掠嘉興署都指揮僉事夏光督兵禦之背王江涇而陣賊衆甚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

上諭吏部曰朕聞大同邊務壞甚巡撫官必須得人方濟緩急可陞王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無替理軍務時忬方巡撫浙福吏部因請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忬報可

廣東番賊糾倭寇千餘劫掠海上官軍擊敗之擒賊首方四溪等餘黨遁去

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縣轉趨松江出海參將俞

大猷等敗之於吳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官兵敗倭于礁南海中焚其舟生擒十三人斬首
十八級
從總督張經言起原任貴州總兵白泫及廣西都
司都指揮鄒繼芳俱充遊擊將軍往田州歸順南
丹東蘭那地調狼兵五千人各帥至浙直禦倭
南京太僕寺卿章煥言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
奸民利賊重貨為之鄉道而我兵倉卒無備徒手
搏戰于溝塍沮洳之鄉故每出輒敗夫兵者因地
形者也今六七郡間千村百落皆為戰場敵形至

難制也而郡縣且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爲今之計莫若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沮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豁是謂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小入則其地當之大入則併兵禦之中道則設伏擊之出海則舟師邀之功決可次第而成

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又今所患不在無兵而在于兵之不畏將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遥制數千里外

如兒戲耳故其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叅佐偏裨一禀約束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夫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之調度故其精神聯貫如臂使指猝緩急可咄嗟而辦令政體不素定而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主臨變則上官漫督之而主者亦漫應之軍情之苦樂不體官糈之出入無稽或一人兼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是目睫間已成吳越況百里之外哉故欲决勝先定政體凡軍門必以賞功之費一一會

計所出貯之別蔵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
煩民上下相體遠近相維則萬全術也臣又聞訓
練之兵萬人一心弱可使強強可使馴今議者率
稱調兵非久計也少發之則不足多發則用度不
繼久駐則老師費財暫駐則兵散而寇復入急之
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臣愚謂訓練土兵漸罷客
兵便若土兵必不足宜募廣西湖廣山東近海之
丁壯及有罪謫發者居之海壖及諸河道通海之
地給配偶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
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臣又聞外賊易見內賊

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凡我動靜曲折無不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皆奸民釀之也夫奸不可以刑治治外賊以兵內賊以誠有如今之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拊循彼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天下寧獨倭夷可爲亂哉夫海上多壯士善者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否者憑恃險阻而恣睢暴戾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乃治亂之機不

可深思不可不預待疏入兵部覆其言是請下督
臣張經採行詔可
倭寇由上海黄浦逸出攻松江府官兵追戰敗績
縣丞劉東陽死之
贈故崇明知縣唐一岑爲光祿寺寺丞立祠祀之
併廕其子爲國子生初崇明新城成一块計徙居
而本所守城千戶高才翟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
入舊城一岑且戰且罵諸將梗議誤事者遂爲亂
軍所害以陣亡計于撫按官久之其事始露士人
至今以各官軍佚罰爲恨云

按知縣唐岑本為亂軍所害而籌海圖編云賊夜襲破縣城知縣唐一岑者與之巷戰身被數刄猶力戰賊敗出城一岑傷重而死居二日賊復至擄縣城諸耆民相與謀曰唐父母被害而吾輩乃容賊盤據吾縣耶於是相與僇力為死鬭賊二百人皆就殲此蓋有意諱之不然亂軍故當誅而一岑之卹典亦似過矣

倭寇自嘉興還屯綵絢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縣城會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長槍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其麾下先進敗之

賊退據羅店鎮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人

山東兵復進擊倭寇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浙涇之捷李逢時功最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不先約已乃別從間道襲賊欲以分逢時功會暮大雨劉勇等兵先陷沒諸軍繼之皆倉卒不整遂大敗

世廟識餘錄云按是時總督尚書張經自駐常州府而遣兩參將勦倭已而大不相制而贊畫者爲南京兵部主事譚綸盛唐權不足以攝兩參將任其爭功喜殺每日率諸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

聞死者報捷于是知縣楊旦哭訴之督粮叅政翁
大立大立言之贊晝主事綸等謬觧之曰兵氣欲
揚公柰何阻之也大立咈然起曰凡人一念是可
以動天感神一念差可以覆宗絕嗣公等為民勦
賊乃殺民當功耶綸等竟不聽而益縱長鎗手恣
意騷擾奪民居棲宿即米塩醬醋之類俱被掠盡
民甚苦之大立乃促之出兵兵行羅店鎮俄而雨
大至或勸之收兵兩叅將徑督之而前始至採淘
港不見一倭惟倭船数隻泊港而皆以絮被蒙之
長鎗手彎弓亂射終不動比過午海潮已上諸港

倭浸賊十六人忽于蘆叢中躍出橫刀衮入吾陣長鎗手突亂盡棄鎗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死凡死者三千餘人國史止據邸報書之而云是役擒斬八十餘人疑當時張經之誣奏如此即所謂斬民間禿者首耳實未嘗獲一眞倭也且出兵遇雨兵書所謂沐屍雨也雨賛畫者昧而無忌安得不取敗乎尚書徐學謨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奏應天巡撫都御史屠大山衰病不堪重寄乞諭令大山自圖進退或暫予告歸別選大臣忠壯有心計者代之部覆請詔許

大山回籍仍令巡按御史勘其有無托疾狀以聞

奪浙江備倭署都指揮僉事芦鏜職戴罪殺賊坐赴任稽遲故也

追贈王江涇死事指揮夏光爲都指揮同知立祠祀之子孫陞賞職一級世襲

以浙江兵荒暫停今年照刷文卷

以倭亂罷浙江今年歲貢魚鮮

浙江巡按御史趙炳然類奏四月內兩浙官兵于石墩等處先後擒斬倭寇二百餘人乞錄原任叅將盧鏜都指揮劉恩至指揮劉隆張四維及聽勘

指揮潘鬯副使李文進陳宗夔功治失事領兵僉事羅拱辰備倭把總周光瀚崇明知縣恭本端罪而陞贈陣亡都指揮周應禎百戶梁瑜趙軒朱璽等例兵部覆請從之因言石墩久爲賊巢乞加賑卹得旨文進等各賚銀幣鬯復原職拱辰策勵光瀚等下御史問餘悉如擬

兵部覆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言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諸縣瀕海無城及兩浙西關廂嘉興東北關廂皆當預築城堡以屛郡治第公私告匱費無所出惟辦復監生生員吏農及贖罪充軍罪犯

宜暫破常格令其納贖庶可少濟公家之急又言
浙西參將張淙病怯不堪任乞以戴罪副總兵湯
克寬代之
上曰克寬不准納贖先年已有旨餘議允行克寬失
事罪重姑令充爲事官分守杭嘉地方戴罪剿賊
刑部主事郭仁以賊首汪直挾倭奴亂海上引
祖宗諭三佛齋故事請勅令朝鮮宣諭日本國章下
兵部覆言宣諭乃國體所關最宜慎重盖倭寇方
得志恣肆比之往者益爲猖獗恐未可以言語化
誨懷服也若猾夏之罪未懲而綏以撫諭非所以

旨威糾虔之黨未得而責以歛戢非所以崇體糾
令簡將練兵皆有次第待其畏威悔罪然後
皇上擴天地之仁須恩諭以容其更生未爲晚也且
祖宗時三佛齊止因阻絶商旅非有倭奴匪茹之罪
朝鮮國近上表獻仔心存敵愾如復令其轉行宣
諭恐亦非其心矣臣竊以爲不便
上從部議
詔停徵蘇松常鎮四府租一年以被倭故也
諭五月中倭寇犯蘇州崑山等縣諸臣失事罪令
原任副總兵解明道指揮張成巳等各戴罪殺賊

奪僉事任環知府林懋舉同知張子璠等俸一月

陞死事百户劉受臣等子孫及一級世襲

巡按浙江御史趙炳然勘上三十二年倭賊攻陷

昌國臨山等衛及乍浦所城各官功罪兵部覆議

以把總指揮王應麟等五員守備不設論斬張四

維策應後期及朱朝臣等八員不能協守罪發遣

而四維後有斬獲宜令立功自贖陣亡指揮陳善

道千户李茂等宜陞襲有功叅將俞大猷副使李

文進都指揮張鈇等宜錄用詔俱如議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倭寇充斥議留折兊運粮

借用兩淮鹽銀蘇州府滸墅鈔關船料後湖缺罰十萬兩充兵餉戶部覆太倉等州縣漕糧改折如留已爲破格若併折色而盡留之漕規廢壞何所紀極宜止以太倉州三十二年秋糧折充銀三萬五千有奇華亭縣三萬六千有奇共抵作原議聽留蘇松常鎮四府三十三年兌運秋糧幷派剩銀兩之數存留充餉後湖紙贖可以其半與之報可論六月至七月浙江官軍禦倭功賞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銀三十兩綵幣三表裏有參將俞大猷恭政謝少南等罪復原任都指揮僉事張鈇職大

猷仍同指揮任錦各賞銀幣劾大猷以普陀之敗戴罪殺賊欽被論革任少南與副使陳宗夔李文進順李廷松知府劉慤俱坐失事待罪至是俘類奏首功以張老等之擒歸功張欽以吳淞所之捷歸俞大猷以長礁南之捷歸任錦因請爲少南等贖罪兵部覆俘有經畧功故賞之

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縣焚舟登岸淮陽兵備副使張景賢亟引兵禦之戰于呂塲盡殲其衆

兵部覆論三月至五月通州如臯等處官兵禦倭功罪以儀真守備張壽松及提督掘港指揮張明

化等臨敵畏避下巡按御史問以如臯縣知縣陳
雍守城有功陞俸二級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
通泰叅將梅希孔等銀幣及卹錄百戶高時義勇
官沙子現等各有差
倭寇犯海門徙跳所等處
命錦衣衛械繫原任應天巡撫屠大山叅將許國
李逢時副總兵解明道至京訊治先是採淘港之
役坐兩將不相能各兵趨利不止故垂成而敗時
明道督水兵泊海口坐視不救大山方稱疾不視
事至是御史張師价以敗書聞請治大山國逢明

道各失事罪總督張經因論山東監軍參政許大倫副使周臣紀律不嚴亦宜量罰于是大山逮至黜爲民明道等坐失律罪斬大倫臣降三級邊方用

倭寇犯松江青村所等處官兵禦之不克

倭寇自枳林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恩至逆戰于嘉興縣却之

增造南京新江子兵船二百艘先是新江口額設船四百艘以操江都御史潘珍奏減其半至是魏國公徐鵬舉以海寇繹騷請改沙船增復舊額從

之

命改浙江嘉善縣兊米三萬五千餘石以賊焚運船故也

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總督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縱賊誤國四事其一受命半載一切軍情利害不聞奏報其二山東兵至不量客主勞佚之勢而輕于一戰爲賊所掩其三兵敗之後不即席藁引罪而隱匿至二月餘其四以墳墓在閩恐爲諸寇讎隙不敢盡力驅勦疏下吏兵二部覆議經奏調廣西土兵與湖廣民兵未入境而山東兵先至

氣銳一時狃于小勝致墮職計其取敗有因非經之失但經本以南京參贊之職節制東吳內外掣肘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令其專以平倭爲務其參贊之任另選一人代之則內外均有責成非獨慶經實以重留都也

上是其議命改經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一總督軍務尅期平賊不許怠惧以南京吏部尚書周延代經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浙江續至倭寇萬餘人分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等縣

復失事金山等處備倭官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原
職充分守浙江寧紹台温地方衆將戴罪殺賊
倭寇三千餘人由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
命浙江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充金山等
處備倭官無捕鹽徒盜賊
倭賊攻嘉興府東關官兵拒走之
追録楺洵港陣亡指揮劉勇千戸孫升胡應麒鎮
撫李繼孜義勇官綠希各陞襲贈級命有司立祠
如例并卹其從軍死事者家衆政許大倫副使周
臣免降謫各奪俸半年時李逢時等既得罪兵部

復言大倫等皆山東監軍官原無地方之責獨都指揮盧鏜僉事任環當坐而鏜已戴罪殺賊環歷戰有功四臣俱在應議之例乞姑貫其罪而卹録死事諸臣又言禦倭之法惟戰與守然必守定始可議戰民聚始可議守據險始可聚民今當事諸臣苟且目前未有爲公家長慮者各郡邑一值賊至計無所出獨擁孤城以待調兵至耳今東兵既挫復調廣西武昌等兵征調愈多則民愈困賊愈不止乞敕守臣講求據險聚民之策招集崇明等縣沙船練習水戰毋專恃調兵得旨島夷肆掠地

方實由逆徒勾引各有司未能多方擒捕以至猖獗日久蘇松府衛州縣諸掌印捕盜官俱當逮問以時方用人且俱令停俸戴罪立功自贖沙船付任環招集督令殺賊其贈卹死事官兵俱如擬大倫等姑奪俸留用

以三十三年倭寇犯太平縣及瀝海所等處官兵擒斬有功賞台州知府宋治銀十两陞太平知縣方幹俸一級原任指揮孫敖叙用千戶張應奎等三員陞襲贈職俱如例

倭寇犯松江青村所等處官兵禦之不克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勘蘇松禦倭文武官功罪得
旨令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如原擬處決指
揮使時奬等發遣知縣萬思謙等准以功贖仍奪
俸一年知州熊桴知縣愈顯科降邊方雜職以兵
備僉事任環身親戰陣斬獲功多陞右叅政兼副
使兵備如故原任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都指揮韓
璽復勘無罪准遇缺推用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
王忬見任操江都御史　褒善巡江御史汪克用
調度有功各賞銀幣有差其督粮叅政翁大立命
裁革赴部別用

覆論三十二年普陀山斬獲倭寇功給賞浙江都
指揮劉恩至及福建泉州衛百戸鄧成等有差
詔遣原募山東禦倭兵還自採淘港之敗東兵遂不
振會王將李逢時等被逮皆鬱鬱思歸稍自引去
總督張経請下有司追捕兵部言此輩俱係北土
烏合之兵驅之蘇松水澤之地固非甚宜令不如
悉放遣之詔可
命調永順宣慰司彭藎臣各帥所部土兵三千人前
赴蘇松勦賊先是總督張経議調廣西狼兵及湖
廣民兵尚未至而蘇松自十月後新倭繼至者又

萬餘人經至是告急因後以調兵請許之
以蘇州被倭令滸墅鈔關收折色一年
兵部覆巡按直隷御史徐紳三議一議簡兵謂適
者京營既冗而又增募至四萬人中間多老弱冒
替者宜精簡而府練之厚以衣糧俟秋防有警量
遣征戍一議備倭謂倭賊嘗以詐伏取勝不緊兵
衆寡今蘇松常三郡民兵軍餘及諸路所調者殆
四五萬衆而兵多無制何以克敵請自今嚴行守
臣簡練本處壯快沙民使之人自爲戰因汰去客
兵之無用者其供億諸費或以應天徽寧太池廬

州安慶滁和廣德等府州所屬民壯弓兵于十分之內其六存留守禦其四暫免應役每名輸工食銀七兩二錢給軍或以南京兵部積貯船料銀暫借二十萬兩俟事寧漸次補償一議備邊謂比歲霜雨為灾各邊塞垣傾圮亟宜備葺兩司計吿屢請以山東河南兩班民兵汰去一班但留三千壯者入衛其餘每名徵其派工食銀三十六兩輸以備邊仍將徐邳入衛民兵一體折徵暫行二年得旨允行南京兵部銀准借十萬兩各處民壯弓兵今提編三十五年折銀紳原擬之數其餘均徭不

分銀力二差俱納銀一两送各軍門充餉
詔原任貴州總兵沈希儀松潘副總兵何卿亟帥家
丁赴蘇松軍門候用
改浙江分巡領兵僉事羅拱辰爲寧紹台三府兵
備專任紹興從巡按御史趙炳然奏也
兵部覆上總督張經條陳一查復備倭舊政言國
初備倭之法久不脩其最急者在勾補逃軍乞即
于見在數内選取趫徤餘丁習水戰者各令收伍
食粮一總會水戰兵船言倭寇入擾其船必由海
洋其來必由浙東請合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各把

總兵船爲一體每總以其半爲遊兵半爲守兵倘賊入本總則併力截殺入他總則守兵爲守信地而遊兵務令追捕與他總互相策應其浙江之視蘇松江南之視江北亦如之有自分彼此縱賊深入者查所從來治罪一編立本地主兵言諸路調兵勞費不貲而吳浙間耆民沙民鹽徒礦徒類皆可用請于各府所屬州縣二百里以上者編兵三百名二百里以下者二百名或均徭編派或各里朋出每兵一名定銀十二兩如自有丁壯鄉民准其應役否則徵銀募兵一議設海防職守言吳松

江口及黃浦一帶皆通海要路兵船既設統領無人請于蘇松各增設同知一員而以水利通判併入巡鹽其青村所福山港亦各設把總一員守之一議置遊兵防護言比歲倭賊焚燒粮船數多乞動支南京戶部募兵銀兩遣官于徐邳閒召募驍勇一千五百人付將官周于德領之俾其沿河哨獲一築立衝要城堡言瓜州京口乃留都屏障宜于對峙之處創建城郭脩置水關俾運道悉由中行及浙之北關松之泖東亦各築二堡屯兵戍守其經費下守臣酌議一申明賞罰條格言我兵禦

敵有陸戰水戰生擒奪回之異賊兵臨我有殺獲零賊從賊首惡之殊宜各分別行賞統領官亦各照部下功罪以爲賞罰其賊俘繫獄者亟赴守巡官會訊處決毋容久繫以防內變詔允行

兵部尚書聶豹等言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比者倭寇作難調兵選將設官增備三年于茲始設提督于浙江尋處繼加提督于蘇松巡撫又設總督兼理將官自副叅守把而下增置二十餘員調募客兵近自徐邳山東遠至廣西湖廣所費各不下巨萬又起原任總兵沈希儀何卿各帶家丁打

手一十自是大兵肆集戕賊有期願在督撫諸臣協謀共濟耳臣聞禦夷之道守備爲先攻戰次之故唐臣陸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在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譏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今江南州縣既鮮城廓村居又缺墩堡則封疆不脩各通海地方守

衛官軍名存實亡則要害不守江南居民散處水濵依江海者皷楫可至依腹裏者舍舟可通則蹊隧未塹各衛軍卒兵甲朽鈍遇敵則軍營未壘通番下海律有明條今閩浙勢豪私造巨舟與賊交易稍一厲禁怨讟朋興自巡撫朱紈不得其死法網遂撤則禁防不謹三壕雖存鞠爲茂草孤村相望幾絶炊煙則民不得務農進退無紀功罪不明軍不蓄威三四倭奴挺刄而至官兵數百相顧披靡而蘇松沿海居民又毎爲貧賊所覬厚利是民皆忿以生而忿反資糧于我安望能遏其衝與邀

其歸耶又聞賊據崇明諸沙彼反據險待我賊在月浦交戰彼且設伏出奇多方誤我又將虜去丁壯髡黥入黨絕其歸路而各州縣又不能爲之招調處分中間斃于矢石之下含冤江海之中不知其幾凡此數者我失其所長而賊顧乘我所短也自非大加懲創亟圖撲滅臣恐後患益甚況蘇松密邇留都襟帶江淮萬一揺動梗塞爲患不細乞甲飭督撫嚴行守令預築城堡掘坑塹整軍置械固守要害團練土著招撫脅從其與各叅遊守把等官明賞罰之條嚴交通之禁兩司及府州縣官

不可用者調之去之甚者以軍法從事至于督撫

罔功則廵按御史覈實糾劾容臣等從實叅究以

章憲典如此庶上下相維臂指相使東南不足憂

矣得旨各處調兵將至張經其督率區畫戰守尅

期蕩平若復怠緩重罪不宥比歲提請海道江防

聚兵籌事有司漫不備舉其令浙直廵按御史稽

實以聞豹初盛稱南北戰功請

上謝玄受賀遂階一品及是以警報日聞恐被譴責

故爲此言規脫巳責云

浙江廵按御史胡宗憲奏上十月至十一月倭寇

自建跳所分掠紹興各縣水陸官兵前後擒斬三百餘人請録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原任叅將俞大猷副使陳宗夔陳應奎等功

上從部覆令先賞天寵等銀幣其所獲功次下御史再勘

倭寇陷青村所

以倭警命豐潤伯曹松專督

孝陵衛軍防護

陵寢

五卷終